

你的 温柔 比 光 暖

疯子三三 / 著



她不是他心口的朱砂痣，却甘愿捧出真心
他本是薄情男，为何愿意为她变成忠犬男

晋江超人气催泪天后
疯子三三 蚀心力作

他曾给过的温柔
如光一般
温暖了她此后的时光



you are so kind,

warmer than light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你的 温柔 比光暖

疯子三三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温柔比光暖 / 疯子三三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338-8

I. ①你… II. ①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252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你的温柔比光暖 |
| 作 者 | 疯子三三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石 颖 夏 童 |
| 责 任 编 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 字 编 辑 | 夏 童 |
| 责 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 |
| 集 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 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×100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240千字 |
| 印 张 | 18 |
| 版 次 | 2014年6月第1版,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7338-8 |
| 定 价 | 26.80元 |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Y o u a r e s o k i n d , W a r m e r t h a n l i g h t

001 / 第一章 一念天堂，一念绝望

林晚秋用力抠住手指，几乎已经预料到他接下来会说的话，果然白沐北一字一字清晰地吐出口，带着警告的威慑力，“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永远只能是林晚秋。”

020 / 第二章 最初的余温

少年嘴角勾起迷人的弧度，不由分说地就把她从雪地里捞了起来，冰凉的手指触到她的手心，明明很冷，她却觉得舒服。

038 / 第三章 最终的绝望

白沐北看着他不说话，黑沉的眼眸显得高深莫测，他忽然起身走到林晚秋身前，脱下外套将她包裹住，那女人已经完全说不出话，脸上的泪还簌簌地往下坠着。

054 / 第四章 谁是谁的毒

白沐北每次的触碰都让她有种受宠若惊的错觉，偷偷喜欢一个人，总是对他的每次触碰都奉为珍宝，她以前做梦都不曾奢望过能离他这么近。

071 / 第五章 唯一曙光

直到此刻她还是清醒地知道白沐北不爱她，可是六年过去了，他对顾安宁还剩多少感情呢？这么想或许有些卑劣，但她实在太喜欢这个男人了，爱得那么小心，没有尊严，甚至为他给予的一点点余温就窃喜很久。

089 / 第六章 跌跌撞撞的勇敢

白沐北的确是心情不好，那些前尘往事在他心里好像一根针，此刻更是绵密地扎着他心口，可是看着面前的女人，那些郁结的戾气却又无从发泄，好像控制不住，好像……不忍心，而且更要命的是，他一看别人接近她居然会那么失控。

105 / 第七章 越深的依赖，越深的空白

林晚秋紧紧握着手指，视线与他交汇，却还是慢慢地说完了心里的话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我真的……很喜欢你。”

118 / 第八章 终于可以在一起

看着结婚证，他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明，此时有种深刻的认知，以后这个女人就是他的责任了，和顾安宁……终究是过去了。

132 / 第九章 温柔的谎言

颈间有些凉意，她低头一看，是条项链，璀璨的钻石在灯光下有微微的刺眼光芒，链子贴在肌肤上，一阵刺骨的寒意。

目 录

You are so kind, Warmer than light

144 / 第十章 梦，狠狠碎了

“她要离婚，希望你能成全她。”白沐北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脑子顷刻间白光一片，他没料到林晚秋醒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个；而且她连见都不想见他？！

157 / 第十一章 曾经的荒唐

这一切不公平，白沐北很清楚，可是如果不恨着这么一个人，他的生活好像完全就垮了。此刻听着顾安宁说这一切，他依旧气愤难平，其实顾安宁完全可以信任他，然而顾安宁没有，她选择了用这么极端偏执的手段。

168 / 第十二章 疼痛的心

她不是不难受，甚至想着，白沐北那么爱她，或许只是因为萌萌才对林晚秋多出点儿不一样的情愫。于是她一直抱着一丁点儿期望，卑劣地希冀着结局的不同。

185 / 第十三章 如果还有遗憾

孩子眼里噙着泪，看着屋顶，小鼻子抽抽搭搭地道：“爸爸笨死了，找不回妈妈，萌萌想妈妈了，可是妈妈在哪里都不知道，妈妈肯定也不知道萌萌生病了，不会来看萌萌的。”

197 / 第十四章 后知后觉

这幅温馨的画面他已经很久没见过了，林晚秋以前待在厨房的柔和背影，原来这么好看，他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过呢？

211 / 第十五章 疯狂的想念

白沐北微微叹了口气：“林晚秋，我知道自己毛病很多，和你的爱比起来，我的爱或许真的不值一提，可是在我心里，你很重要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人对我这么重要过，在你面前我不需要有任何负担，我可以活得更自在，只有你喜欢的是真正的我。”

224 / 第十六章 母女相认

萌萌嫩生的小脸在她外套上摩挲着，粉嫩的嘴唇微微嘟起，表情有些挣扎：“妈妈，怎么办？萌萌很生气爸爸说谎，可是萌萌还是觉得爸爸可怜。连我都离开他，他就真的是一个人了。房子那么大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

236 / 第十七章 倾其所有去爱你

林晚秋克制着莫名想要拥抱他的冲动，用力吸了吸鼻子，开口问的却是别的话：“白沐北，你爱我吗？”

250 / 第十八章 再不会辜负

那些压抑在胸口的沉重情愫，似乎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白沐北想：或许和林晚秋这份感情，他从始至终都是接纳多于付出，只有用更多的爱来弥补，才对得起她这份义无反顾的爱情。

263 / 番外之白先生装瞎记

271 / 番外之萌萌VS知夏

第一章 一念天堂，一念绝望

You are so kind, Warmer than light

林晚秋用力抠住手指，几乎已经预料到他接下来会说的话，果然白沐北一字一字清晰地吐出口，带着警告的威慑力：“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永远只能是林晚秋。”

天色渐沉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已经坏了很久，稀疏的光线并不分明，林晚秋提着刚刚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，紧贴着墙根往上摸索。

这栋居民楼快被拆迁了，物管也早就撤走，现在还在住宿的人家少得可怜，从楼道中走过，几乎看不到一丝微光。

林晚秋一路提心吊胆地走到了六楼，低头从包里找钥匙，胸口却沉沉地撞在了一个障碍物上，硬邦邦的，还带着细微的温度，是人！

鼻端萦绕着浓郁烟草味，她险些控制不住地叫出声。

她的的心脏跳得厉害，耳边都是自己急促的喘息声，下意识往后退开几步。

嗒一声脆响，眼前亮起一片细小的光亮，打火机的光晕里，看到了那双熟悉的阴鸷眼眸，黧黑凌厉，却带着极度的不耐烦与暴躁。

是他……

林晚秋攥着购物袋的手指收得更紧，指尖用力陷进掌心的嫩肉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这才开口：“有事吗？”

男人手里的打火机早就适时熄灭，两人沉默地站在门口，黑暗吞噬了一切。他沉吟片刻，只开口提醒：“开门。”

林晚秋这才如梦初醒，站在门口，急急忙忙地从包里找钥匙，越是心急，手便抖得越加厉害。

修长的手臂忽然穿过她的腰际，结实的胸膛贴了上来，她的呼吸滞住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眼前黑黝黝的浮动光影。离得太近了，她几乎能感觉到他身上的热度和

有力的心跳，那一片热源，一路蔓延进她心底，烫得她胸口发痛。

他沉默地站在她身后，一手探进她手包里。

明知道他在找钥匙，明知道他不是有意要触碰自己，可是她心里还是难受得厉害，眼眶涩涩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快要控制不住流下来。

耳边传来他微沉的呼吸，还伴随着钥匙的清脆声响，她傻乎乎地呆怔在他身前，似是拦了他开门的动作，他没有耐性地低斥一声：“让开。”

她慢半拍地挪开身子，站在一旁无声等着，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，好像生怕打破这短暂的平静。

门板应声打开，接着是迎面而来的刺眼灯光，她闭了闭眼，缓过那阵尖锐的刺痛才慢慢地睁开眼，入目的是他安静立在门口的英俊面容。

林晚秋的心脏狠狠跳了几下，急忙垂下眼，一刻也不敢和他对视。她费力地拎着购物袋往里走，放到圆桌上才沉沉舒了口气，想到身后的男人，心又不自觉提了起来。

林晚秋转身，注视着他，却有些不知所措：“要喝水吗？”

白沐北看了眼这陈旧的屋子，榕城多雨，屋里有股难掩的霉味，他皱了皱眉头，不耐的情绪更明显了，他不回答她，反而直接表明来意：“萌萌生病了，吵着要见你。”

林晚秋一怔，带着细汗的脸颊，刷地没了颜色。

她瞪着眼，焦急地往前一步，离他有些近，却完全没注意他嫌恶的眸光一闪而过，只是气息不稳地追问：“严重吗？最近总变天，你怎么不好好照顾她？”

白沐北嘴角勾起嘲弄的弧度，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她。

林晚秋被他的神色蜇到，这才意识到自己逾越了，指尖拧得更紧，垂眸，退开些许：“对不起。”

白沐北别开眼，每每看到她这副故作柔弱的姿态就心情烦躁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，这个女人的心肠有多恶毒。

“她想喝你煲的汤，去煮。”

白沐北说着，自顾自地在她的双人沙发坐定，刚刚坐下就压到了不明物体，他眉心拧得更紧，拿起一看，居然是一只黄色的塑胶小鸭子。

这鸭子他很眼熟，萌萌就有好几只，这只比那几只都大了不少，看起来像那几只的妈妈。

“这是它们的妈妈。”林晚秋咬了咬唇，小声嘀咕，走过来从他手里拿过那只鸭子，宝贝似的收进旁边的抽屉里。

白沐北沉着脸看完她所有动作，鼻子里逸出一声冷笑：“怎么，你还指望有一天，它能和那群孩子团聚？”

这话里的意思，即使她不够聪明也读懂了。

林晚秋背对着他，苦涩地扯起嘴角：“没有，我只是……留着它，想萌萌的时

候看看。”

白沐北疑惑地看她一眼，她却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直接拿了桌上的食材钻进了厨房。

白沐北心里好像有团火在烧，却无处纾解，他烦躁地摸出烟盒，可是目光在她屋子里找了半晌也没寻见烟灰缸，只得将不远处的垃圾桶拽了过来。

他用余光瞥见垃圾桶里的药盒，定定看了一会儿，目光很快挪开了。

关心她？他莫不是疯了！

厨房里响起哗哗的水流声，她大概在清洗食材，白沐北昨晚在医院照顾萌萌一整晚，这会儿脑子沉得厉害，只抽了两口烟就迷糊着合上了眼。

林晚秋把瓦罐放在炉子上，又加了小半个玉米进鸡汤里，这才擦干手走了出来。

一进客厅就看到他长腿长手地搭在沙发外面，他个子高，身材结实颀长，睡在窄小的沙发上并不舒服，一直皱着眉头，指间居然还夹着燃了大半的香烟。她踮着脚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从他手里拿过烟蒂。

他以往都很浅眠，随便有点声响便能吵醒他，这时候却好像睡得很沉，她蹲在他身前这么久都没被察觉。

她看着他熟稔的面容，鬼使神差地探出手，在离他眉心一寸时又缓缓停住。

他以前说过的话她还牢记在心，他不喜欢她碰他，他说恶心。

林晚秋眼神微暗，垂在半空的指尖慢慢蜷了起来，往事一幕幕，如黑白胶片般划过脑海，全身都剧烈抽痛起来。

沙发上睡着的男人，蓦地睁开眼，黑沉的眼底浮起一阵阴霾，目光阴沉地看着她还未来得及抽走的手臂。

林晚秋一阵尴尬，惊慌地跌坐在地板上：“我……你脸上有东西。”

白沐北不说话，只是面容阴冷地注视着她。林晚秋咽了口口水，只剩一个念头便是：逃回厨房。她匆忙站起来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我去看看汤——”

“林晚秋。”他却喊住她，声调冷冰冰的。

林晚秋用力扼住手指，几乎已经预料到他接下来会说的话，果然白沐北一字一字清晰地吐出口，带着警告的威慑力：“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永远只能是林晚秋。”

心底好像有什么破碎了，可是奇怪的是并不疼，林晚秋轻轻合了合眼，认命地点头：“我知道的，一直知道，你不必费心提醒我。”

她怎么会不知道，白沐北心里，住着的一直不是林晚秋。

林晚秋的动作很快，白沐北带她到医院时，萌萌正眼巴巴地看着病房门口。看到林晚秋时就差从床上蹦起来：“大姨！”

林晚秋几步走过去，伸手用力地把小家伙抱进怀里，萌萌身上还有些发热，想

来烧得很严重。她担忧地探她的额头，把自己的额头也贴了上去：“还难受吗？”

萌萌笑咪咪地摇头，肥嘟嘟的胳膊圈住她的颈项就不舍得松手：“大姨这么久不来看我，我都以为你不要我了呢。”

林晚秋心里一痛，鼻头也酸得厉害，摇了摇头，把手里的保温桶在孩子面前晃悠一下：“萌萌不是想喝汤，大姨做了新口味哦。”

萌萌一听有吃的，双眼亮汪汪的，好像剔透的水晶，歪着小脑袋坐在病床上，嘴角始终挂着甜甜的笑意。

白沐北站在病房门口没进来，看到女儿和林晚秋这副模样，他心底的火气更甚，直接出了病房走到楼梯口，点了烟叼进嘴里。

萌萌这时候完全顾不上老爸，缩在林晚秋怀里，被她一口口喂着，嗅着她身上的气味，满足地靠在她肩头：“每次生病，爸爸的动作都好笨。大姨，我妈妈呢？爸爸说她不在了，‘不在了’是去哪儿了呢？”

林晚秋低头，一眼就撞进孩子晶亮透彻的眸子里，握着汤匙的手莫名抖得厉害，她摇了摇头：“大姨……不知道。”

萌萌皱了皱眉，可是看林晚秋一副为难的样子便不再多问了，只是垂着头不说话。

林晚秋不忍心孩子难过，把汤碗放置在一旁，将小家伙的身体紧紧箍在胸前，小声呢喃一句：“萌萌这么乖，妈妈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”

萌萌吸了吸鼻子，小手紧紧攥着林晚秋衣服一角，啜嚅许久才几不可闻道：“妈妈的味道肯定和大姨一样，要是大姨是妈妈就好了。”

林晚秋没听到孩子的话，只是眼神茫然地看着窗外发呆，窗外树影婆娑，微风撩动着叶子发出窸窣的声响。

萌萌住的是儿童病房，床很小，除了还有一张双人沙发之外，就剩一个扶手椅可以休息。白沐北回病房之后就大喇喇地霸占了那张双人沙发，他不屑答理她，手臂搭在额间，一直闭目养神。

林晚秋喂孩子喝完汤，又拿了故事书给她讲故事，刚说到一半小家伙也睡着了，小手竟然还死死抓着她的袖口不松手。

她眼底不自觉蕴了笑，轻轻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薄被里，替她掖好被角，这才回身看了眼沙发上的男人。

不知道白沐北这意思，是不是默认她可以待在萌萌身边一晚了？即便如此林晚秋也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，这之前她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过萌萌了，这次之后，不知道又要多久才能看到孩子。

小家伙偶尔吧唧下嘴巴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一句。林晚秋微微俯身聆听，很快就辨认分明，孩子是在梦里喊“妈妈”呢，小脸上满是委屈的情绪。

以前萌萌就不止一次问过她：妈妈为什么不要她了？

林晚秋心酸地闭上眼，低头在萌萌汗湿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指腹轻轻揉着孩子的眉心，小丫头这才撇了撇嘴，满足地睡去。

林晚秋再靠回椅背上，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，这么安静下来才记起自己晚饭还没吃，刚回家就被白沐北给带到了这里。她左右看了眼，柜子上有不少孩子的零食和甜点，却还是忍着闭上眼。

一整晚她都没怎么合眼，夜里萌萌醒过好几次，白沐北哄不住她，孩子总是张着小手要换她抱，林晚秋站在一旁，非得等白沐北默认了才敢接过孩子。

“大姨。”萌萌撇着小嘴缩进她怀里，低声嘟囔，“痛痛。”

“大姨看看。”

林晚秋细心地给孩子揉着肩膀、四肢，舒服的力道让小家伙没一会儿就垂着眼趴在她肩头昏昏欲睡了。

孩子的身体软绵绵的，抱在怀里很舒服，林晚秋贪恋地抱着萌萌，有些舍不得放手。

“你抱着她，她睡不舒服。”白沐北冷漠的声音在边上阴沉地响了起来，好像一道闪电，硬生生劈开了她幻想的世界。

林晚秋咬了咬嘴唇，轻轻把孩子放回了病床上，浑身汗涔涔的，尤其前胸抱着孩子的部位，衬衫浸湿了一大片，黏腻地贴在肌肤上。

她尴尬地拽着衣角避到一边。

白沐北给萌萌掖好被角，看她惴惴不安的样子，忍不住讥笑道：“放心，我清醒得很，有些错犯过一次绝不会再有第二次。”

他这话意思太多，林晚秋脸色瞬间涨红难堪，萌萌已经睡了，只剩他们俩待着，就越发尴尬不自在。

她垂着头坐在扶椅里，面前忽然出现了一包饼干，沿着修长的手臂往上，入目的是他依旧冰冷木无表情的英俊面容。

“谢谢。”她接过饼干，用力攥在手里。

白沐北冷淡地脱了外套，继续躺回沙发上就不再管她了，只是过了几秒才道：“你向来都不做亏本买卖，好好照顾萌萌，她高兴了，我不会亏待你。”

林晚秋将唇肉咬得几乎渗出血来，眼眶胀痛得厉害，可是怎么都不敢落下泪来，不能哭，哭了，只会被更加讨厌。

林晚秋不敢吵着他，隐忍着强迫自己睡过去，迷迷糊糊，做了很久的梦，那些繁冗沉重的梦境压得她几乎喘不上气，梦里恍惚还哭了，骨血分离的刺痛感拉扯着她四肢百骸的每一根神经。

听到婴儿的啼哭声，林晚秋倏地睁开眼，眼底惊魂未定，脸上也冰凉一片。

窗外晨曦微露，原来天边已经露了鱼肚白，林晚秋先微微俯身查看了一番病床上的小丫头，肉乎乎的四肢摊成大字形，睡得正香甜。

她回头看了眼白沐北的方向，他还在睡，暗自舒了口气，抬手一触脸颊，果然湿漉漉的，尽是泪痕。

林晚秋饥肠辘辘，昨晚那包饼干她没舍得吃，他给的，她总是特别宝贝。

她悄悄收好东西，这才起身朝门外走去，这时候还很早，医院里的早餐不好吃，路上的又不卫生，而且白沐北一定会嫌弃，这男人的洁癖很严重。

林晚秋赶了地铁回到家，准备给萌萌做早餐，待会儿还得跟公司请假，她一路盘算着，刚刚打开门进客厅，迎面便有不明物狠狠砸了过来。

力道不算很重，似是发泄。

玻璃杯摔在脚边的地板上，清脆的碎裂声，林晚秋的脑子在那一瞬间才有些清醒过来。她慢半拍地看过去，一眼看到了坐在沙发上气色消沉的林知夏。

客厅的窗帘没有拉严实，刺眼的光亮偶尔倾泻进来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他身上。高大挺拔的男人，在这一刻却好像被抽了神志一般，下巴上浅浅一层胡茬，还有眼底的乌青……

糟了，她昨晚忘记告诉林知夏一声。

林知夏安静地坐在沙发里，清冷的面容似是覆了一层寒霜：“去哪儿了？”

林晚秋并不看他，只是蹲下身，把那些玻璃碎片一块块捡起来放进旁边的垃圾桶里。

林知夏的火气腾一下燃得无法控制，倏地从沙发上坐起身，疾步站在她身前，不给她任何反应的机会，紧攥着她的手腕就把人给拽了起来。

她太轻了，站起身时还踉跄了几下才稳住。

林晚秋惊恐地看着他，林知夏的眼底都是赤红的，薄唇抿出狠戾的弧线，一瞬不瞬地盯着她：“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又去见他了，是不是？”

林晚秋紧紧攥着手里的保温桶，坦然点头：“对，萌萌病了。”

“萌萌——”林知夏冷笑着，扣着她的力道越来越重，“她病了关你什么事？你真把自己当她妈了？”

林晚秋本就苍白的脸色越加的触目惊心，整个人好像被谁往头上浇了一盆凉水，刺骨冰凉。

林知夏知道刺到了她的痛处，可是他停不下来，他一想到她居然又去找那父女俩了，心头的肉就好像被针尖细细密密地扎着。

林晚秋看他浑身戾气，不想和他争执，又蹲下身继续收拾那些残片：“你站远一点，小心扎到脚。”

看，他在她心里就是那么没用，如果他能争气一点，如果他的身体能好一点……

林知夏的胸膛剧烈起伏着，垂在身侧的拳头握得死紧。他只要微微垂下眼便能看到她黑黝黝的发顶，明明那么单薄的女人，为什么心底就有那么固执的情绪？

他忍不住大声吼道：“晚秋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”

林晚秋的动作微微一顿，抬起头，纯黑的眸子带着安抚的微笑：“林知夏，我只是关心萌萌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林知夏沉默地瞪着她，拉满血丝的双瞳看起来很可怕，和他不健康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。

林晚秋把那些玻璃碴收拾好，这才小心地搀住他的胳膊：“吃药了吗？我看到

你扔在垃圾桶里的药盒才想起药没了。对不起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昨天刚去医院把你的药取回来，应该还能撑一段。”

林知夏看她温和的语气，心底郁积的怒意总算舒缓不少，还是别开脸哼了一声：“我死了不是更好，再不会连累你。”

“林知夏！”林晚秋喝住他，杏眼圆睁。

她这些年早就被岁月磨平了锐性，逆来顺受，极少会将自己的真实情绪表露出来。林知夏微怔，忽然觉得自己高大的身形在她跟前矮了几分。

林晚秋认真地看着他，语气强硬：“你不是我的负担，你是我最后的亲人，记住了，我从来没觉得你是负担。”

林知夏微垂着眼，看着她精致清丽的五官，心里酸酸胀胀的，一时不能自己，情不自禁地伸手扣住她单薄的肩头：“晚秋。”

他哑了嗓音，也不再是之前那副暴躁不安的模样，眼底换了温柔虔诚，扣住她的力道也带了几分难言的暧昧情愫。

“你知道，我不想做你的亲人。”他说着就低下头，离她越来越近，她身上的淡淡香气诱惑着他不断靠近，胸口那个地方，满足得好像要裂开一样。

林晚秋呆滞地看着他贴上来，在离自己唇瓣很近的地方才猛然惊醒，她用力推了他一下，自己也被惯性推得撞在了身后的墙壁上。

屋子里安静下来，只剩自己不稳的粗重喘息。

“我——”林晚秋啜嚅着，目光在和他相遇时又仓皇逃开，“我起床还没刷牙。”

这些借口都快被她用烂了，林知夏不是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，他用力握了握拳头，也不想再逼她，只是抬手揉了揉她的发顶：“先去休息。”

林晚秋欲言又止地看他一眼：“我，还想给萌萌送早餐。”

林知夏眉头微蹙，英气的五官染了不悦之色，可是看着林晚秋小心翼翼讨好的样子，又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你去睡一会儿，我帮你做。”

林晚秋嘴角抿了抿，轻轻点头：“谢谢你，哥。”

林知夏脚步滞住，林晚秋这才意识到自己喊顺口了，但是说出的话已经来不及收回，只见他缓缓转过身，专注的视线沉沉落在她脸上。

“我昨晚回来，看到屋子里空荡荡的，给你打电话永远是无法接通。”林知夏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，却一刻也不敢直视她的眼睛，“这一切，和六年前何其相似。晚秋，我真怕你扔下我不管了，那一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”

林知夏是林晚秋继母的儿子，林晚秋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，那时候她真的很小，连名字都是继母给取的。

继母很善良，并不像传说中的后妈一样苛刻霸道，一直将她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，疼她、宠她，当真将她当宝贝。

林晚秋的童年还是很美好的，父亲和继母虽然是半路夫妻，可是感情非常好，她从小就在和睦的氛围里长大。林知夏也从小护着她，看到她被人欺负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将她拦在自己身后。

所以林晚秋小时候并没有体会过离异家庭带来的伤害，相反，她感受到的是比有些正常家庭还要和睦的家庭温暖。

继母去世那年，林晚秋四岁，林知夏六岁。

当时林晚秋并不知道继母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，只隐约记得她后来有一段时间总是在吃药，家里到处都充斥着一股中药味。

继母离开之后，父亲好像一夜间老了许多，黯然神伤，一直待在灵堂舍不得离开。

当时林知夏坐在小椅子上，手一直紧紧攥着林晚秋的小手，林晚秋记得，他当时只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以后……也会这样死去吗？”

林晚秋当时不太懂“死”是什么意思，等她明白这个字的意义时，第一个面对的，便是父亲的死亡。

父亲睡在冰冷的病床上，明明还是那个慈爱温和的男人，可是他再也不会答理自己，任你在他面前哭闹神伤，他都不会再睁眼看你一次。

林晚秋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“死亡”是这么可怕的事情，当时依旧只有林知夏陪在她身边，他干燥的手心温暖宽厚，紧紧包裹着她不断发抖的手指。

林晚秋那一刻才明白，她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剩了，只有林知夏一个亲人。

林晚秋躺在床上，脑子里不时想着林知夏说的话，她的确不该再对白沐北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白沐北从头到尾教会她的，只有“面对现实”这四个字。

想起林知夏满脸伤感地说着“以为她不要他”的时候，她心里背负了深深的负罪感。林知夏自生病之后就异常敏感，尤其这两年身体大不如前，他依赖她，可是又无法抛弃男人的自尊心，于是只能这么别扭地挣扎着，最后被病痛和自卑给折磨成现在这样。

林晚秋叹了口气，翻身准备小憩一会儿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，好像什么重物落在了地板上。

林晚秋吓了一跳，匆忙趿拉上拖鞋就跑了出去。林知夏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，昨晚又没休息好，不会是老毛病又犯了吧？

客厅里毫无异样，声音是从厨房传来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林晚秋的心脏狠狠一跳，却还是硬着头皮往里走：“林知夏？”

林知夏站在厨房中央，头微微垂着，有些长的刘海挡住了幽沉的视线，整个人有些怪异可怖。

这一幕实在太熟悉了，许多不美好的记忆纷至沓来。

林晚秋脚步滞住，不自在地想往后退，可是林知夏还是很快发现了她，抬起眼时，他眼中果然充斥着残暴和凶狠。

林晚秋吓得瞪大眼睛，转身就想往外跑，林知夏个子高，腿往前迈开一步伸手就钳住了她的马尾，指尖微微用力就把她拽回到自己怀里。

“林知夏！”林晚秋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心脏怦怦直跳，她双手捂住脑袋，纾解着头皮的麻痹感，紧咬着嘴唇直摇头，“林知夏，你冷静一点。”

林知夏黑沉的眸子紧紧盯着她，整个人却不似之前那般温润理智了，眼神浑浊难辨，嘴角带着诡异的弧度：“我怎么冷静？我一想到我站在那里居然是为了给那浑蛋熬粥，我就……凭什么？林晚秋，你要贱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？”

他的嗓门极大，林晚秋被他一通吼，耳膜都快破了。

可是她还没来得及反驳，林知夏手上已经用力把她甩在了地板上。

林晚秋很瘦，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肉，这一下肩胛骨狠狠磕在了冰凉的地砖上，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，她疼得说不出话，抱着胳膊弓起身子。

又来了……谁能救救她？

林知夏好像完全看不到她的惨状，抬脚往她脊背上用力踹了一脚：“你为什么看不到我的爱，我哪里比不上白沐北！啊？”

林晚秋被他那一脚踹得闷哼一声，下意识严严实实地护住脸和头部，不能受伤，受伤就不能去上班了，不上班就没有钱。

没有钱，她怎么活？

难为她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想的居然还是这个，拳脚如雨点一样落了下来，脊背上、小腹上，就连胳膊上也被他砸了好几下。

一脚接着一脚，当真是用尽了全力，林晚秋捂着脸都没敢看他一眼，不断提醒着自己：现在的不是林知夏，不是林知夏。这么想着，身上的疼痛似乎才微微缓解一些。

林知夏似是被施了咒的恶魔，口不择言地骂着，而脚下也根本没留半点儿情面。

林晚秋已经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了，疼痛淹没了她，脑子浑浑噩噩的，全身上下只剩一个意识，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。

白沐北是被萌萌的呻吟声吵醒的，小家伙睁着黑黝黝的眼睛，视线在屋子里逡巡：“大姨呢？”

白沐北也皱眉打量了眼屋子，很快就发现原本放在桌上的保温桶不见了，眼眸微沉，起身大步走到病床前。

伸手把孩子抱进怀里，他轻声哄她：“大姨回家给宝宝准备早餐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萌萌失望的眼睛瞬间亮了亮，露出颊边的梨涡，欢快地搂住白沐北的脖子，“我就知道大姨不会骗我的，大姨对我最好了。”

白沐北不说话，只是眸子凌厉冷冽，淡淡扫过门口。

他给孩子穿好衣服，看了眼时间已经十点半了，想到孩子大病初愈，便诱哄着：“爸爸先去给你买点吃的？”

萌萌固执地看着门口，怀里还抱着自己的小熊玩偶：“不要，大姨会送早餐过来。”

白沐北沉默地看了她一眼，坐在一旁陪孩子等。

只是越等，他的火气就越旺，他当真不该对这女人抱半点幻想的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离开，难道不能跟孩子打声招呼再走？！

萌萌一直等到午饭的点儿，白沐北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，小家伙无措地绞着手指头：“大姨不会来了……”

白沐北是最疼孩子的，看不得孩子受一点点委屈，当即拿了手机准备给林晚秋打电话，手指触到屏锁，这才恍悟——自己好像压根儿就没存过她的电话。

萌萌在边上还期待地看着他，白沐北抱歉地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：“宝宝乖，大姨今天还得上班呢，爸爸把这事儿给忘了。”

萌萌沮丧地抠着指甲，小嘴撅得老高：“可是大姨昨晚答应萌萌，萌萌病好了就带我去玩的。”

白沐北把孩子举起来托在肩膀上：“爸爸也可以带你去玩。”

萌萌睁着亮汪汪的眸子，双手拽了拽白沐北的耳朵：“真的？爸爸不急着想去工作吗？”

白沐北无奈地扯开孩子作恶的小手，揉捏着她软绵绵的小爪子：“当然是萌萌最重要了。”

小家伙显然对爸爸的这番话很受用，一时忘记了林晚秋离开带来的失落感，拍着小手哈哈大笑：“那我要去海洋公园，还要去看电影，还要去吃披萨！爸爸不许再中途走掉，否则我再也不和你玩儿了！”

看着女儿又高兴起来的神采，白沐北这才翘起嘴角：“先去办出院手续。”

“没有骨折，都是皮外伤。”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，银丝边眼镜下的眸子却锐利逼人，将手里的片子放回书桌上，撑着额角仔细盯着面前的女人。

每次见她，身上都是深深浅浅的淤痕，一个瘦小娇弱的女人，愣是让他产生了职业道德之外的怜悯。

林晚秋听他说没事，这才松了口气，一只手揉了揉还在发痛的手腕：“谢谢你，高医生。”

高赫沉沉地看着她，语气微微严肃起来：“林晚秋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哥哥的病情显然不只是身体上的，他还需要看心理医生。”

林晚秋怔了怔，低垂的眉眼掩饰了所有情绪：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
她一直都知道的，长期的病痛折磨已经让林知夏彻底变了个人，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睿智清醒，常常会因为未知的事物发火，发狂的时候，就跟没了神志一般，他的思想已经扭曲了，变得越来越易怒暴躁。

高赫看她明显敷衍的态度，无奈道：“疗养院没你想的那么可怕。”

林晚秋抬起头，留有淤青的嘴角扯起温和的笑意：“高医生，这是我自己的事

吧？我会拿主意的，谢谢你。”

她刻意疏离的态度让高赫心头升起几分异样。

林晚秋说完就起身往外走，高赫看着她瘦削的背影，微微叹息：“你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。就算欠他的，也早就还清了。”

林晚秋顿了脚步，视线死死盯着地面，最后摇了摇头平静道：“不是因为这个。”

高赫皱起眉头，眼中满是不解。

林晚秋没再解释，只是拿了包径直朝门口走去，父亲临终的时候说过，不可以和林知夏分开，林知夏的病随时都有可能发作，也许在某一时刻就会闭眼离开，她不可以让林知夏一个人孤零零地走。

这是父亲的遗言，也是继母的夙愿。

脸上的伤痕不明显，只是手腕处被他打了几拳疼得厉害，她看了眼上面的淤青，琢磨着是不是该穿个长袖去上班。不知道这样的天气，会不会被人笑奇怪。

开门的瞬间，林晚秋却陡然撞见那双熟悉的黑沉眼眸，他似乎感到微微的错愕，随即薄唇抿成直线，视线缓缓落在了她嘴角的伤痕和腕间的印子上。

白沐北会突然出现，这让林晚秋有种无所遁形的压迫感，她现在的样子实在算不得好看。谁都想在自己暗恋的男人面前留个好印象，她是注定不能了，每次最狼狈的时候都会被撞上。

“我——”林晚秋开口，声音沙哑，想打破这难堪的局面，悄悄把手臂藏到身后，这才艰涩地挤出一抹笑，“上午有事就先走了。”

白沐北薄唇微勾，毫不在意地扬了扬眉：“无所谓。”

无所谓……这就是他对她态度的所有概括，可是她还是存了一点儿希冀，抿着唇看了他一会儿：“我这就去看萌萌。”

她说完想走，白沐北却伸手拦在她身前，目光却一点儿也没落在她身上：“不用了，我已经给她办了出院手续。”

林晚秋蓦地抬起眼，乌黑的眸子似乎总是蒙着一层水汪汪的雾气，白沐北最看不得她这副小白兔模样，自己当年险些就被她骗了。

以为是单纯，其实是有城府。

他若有所思地看了她嘴角的淤青，林晚秋无措地别开眼，只听他轻佻地笑出声：“这些伤……不会是遇上打劫的了吧？”

林晚秋把脑袋垂得更低了：“不是，我不小心摔的。”

她这谎说得实在不怎么高明，可是白沐北显然一点儿也不在意，她这人向来善于伪装，谁知道她又是用了什么苦肉计！

他侧过身想进屋，高大的身形刻意保持疏远的距离，好像她是一个肮脏的病菌。

林晚秋紧了紧手指，还是开口喊住他：“白先生，我答应了萌萌带她去玩，不

想食言，您可以让我见见她吗？”

白沐北滞住脚步，并没有马上回身看着她，她越发忐忑不安了，自己这要求……好像真的有些逾越了。

果然白沐北回过身时，眼底没有一丝温度，看她的眼神淡漠：“林晚秋，你不是该认清自己的身份？昨晚找你是因为萌萌不开心，你真把自己当她妈妈了？你忘了她出生证明上写的谁的名字，嗯？”

林晚秋牙关咬得很紧，脸颊涨得通红：“可是……可是萌萌也是我生的——”

白沐北闻言，倏地扬手扣住她的手腕，她被他大力推到了一旁的墙壁上，那力道似是恨不能将她捏碎了。

她瞪大眼睛，全身的血液凝固了一般，都忘了呼吸，只微微仰着头，不可思议地注视着他。

白沐北狭长的眸子迸发出强烈狠意，一字一字咬牙道：“我警告过你，这句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次，如果你到处和别人说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

他修长的手指狠戾地箍在她纤细的腕间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勒住了林知夏打伤的部位，在某一时刻好像骨节都发生了错位，撕心裂肺地疼。

林晚秋的额角都渗出了细汗，小巧的鼻翼微微鼓动着，悲伤地注视着面前冷肃的男人：“我只是想陪陪萌萌，我不会在她面前乱说，更没有妄想什么。白先生，请你相信我。”

白沐北额头的青筋都好像在细细跳动着，冷硬的五官冷峻逼人：“相信你？我疯了不成。”

离得太近，他能看清她澄净的眼底缓缓流动的波纹，好像有什么被她硬生生地压制住了。

他不想去深究，更不想探寻，好奇害死猫，尤其是眼前的女人，根本不值得他多花半分心思去同情和了解。

白沐北眼神微沉，狠狠甩开她的手腕。

她全身都松懈下来，靠着墙壁大口喘气。

“沐北？”高赫打开办公室的门，一眼就看到对峙中的男女，惊愕地看着他们，“你在干吗？”

白沐北不答，只是警告地看了眼林晚秋，随即拿出白色手帕揩了揩手指，淡淡回道：“没事，我来替老三拿药。”

高赫还是疑惑地看着林晚秋，林晚秋却避开他询问的眼神。

高赫皱了皱眉头，只得对白沐北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白沐北没再看林晚秋一眼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
高赫在办公桌后坐定，把早就准备好的药盒推至白沐北跟前，想了想又问：“你和林晚秋认识？”

白沐北敏锐地抬起眼，把刚才擦过手指的白色手帕顺手扔进了一旁的垃圾篓